

瓦匠：城镇建设的主力军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瓦匠又叫泥瓦匠,是说他们的活计与泥土打交道,俗话说:“做了瓦匠的妻,一年要洗三年的衣。”招待瓦匠吃饭,饭前必备洗涤剂,他们不洗手是无法吃饭的,因而这个行当也绝少女人。

它的技术含量不高,昔日施工一般没有图纸,但老师傅却胸有成竹。檐头多高,火炕多大,门窗多宽都约定俗成。干了一辈子,也很少有创新,这又是一个“技术复印”的行当。

行当里有分工,也就是“大工”和“小工”。大工随身携带的工具也就是泥板和瓦刀,小工则是铁锹。大工的技术要点就是“磕角”(指砌石要对缝)、“吊线”(指砌砖要平直)和“抹灰”三项。这“抹灰”更是“木匠不差分,瓦匠不差寸”。是说木匠要精于计算,干的活儿差不得一分;而瓦

匠却可以粗粗拉拉,差多了也不要紧,瓦匠是用灰来“找齐”的,泥瓦匠干活全凭一把泥板来个“水皮光”,谁都可以凭抹平来遮丑,但是,好的瓦匠却可以让这种简单劳动出神入化。“抹灰”最难的是抹仰面灰,例如天花板,可以抹完了,浑身不落一点灰渣渣。“磕角”那缝隙细得需要用大钢针来“扎缝”。

栖霞牟氏庄园被誉为民间故宫,黄县丁氏故居被称为北方民居的代表作。据说当时营建豪宅时,招聘了众多的尖端巧瓦匠,都对之郑重承诺,用来作“垫子”的铜板,剩多少全归瓦匠所有。原来瓦工砌石有句业内行话,叫:“一块石头,一个垫子。”“垫子”就是垫平石头的石片,为了取平,最好是用铜元来当“垫子”。可如果石头磨得水平,“垫子”就成为多余的了。两处大兴土木,瓦工精益求精,石块对得严丝合缝,最后用石灰“扎缝”时,因间隙大小,一般的工具很难插进去,只好用大钢针像绣花一样,一针一针地进行。

这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,原来是干粗活的瓦匠也会细致入微,把盖房子当成了绣花。



自然,工期也就大大地延长了。两处豪宅的竣工都是论年不论月的。

小工也不是只做“挖土方”那样的粗活,即使和灰也是很多讲究。打地基要用粗沙,兑灰的比例是沙多灰少,扎缝则必须用细沙,且水泥的比例明显提高。瓦匠虽然不用三年才出徒,但一个好瓦匠,通常都是从当小工开始的。

瓦匠自然是城镇化的主力军,一座城市的崛起,少了瓦匠是不可思议的。烟台的膨胀得力于莱阳、文登众多的瓦匠。老烟

台的南城区很多胡同的房屋,都是“莱阳帮”瓦匠流血流汗的成果。这也许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,如今烟台建筑业的龙头老大——飞龙房地产开发公司,奖杯盈柜,锦旗满墙,在市政建设上举足轻重,可当年却是前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明志,辞去了教职,带着莱阳的三个瓦匠闯烟台的。由为居民垒锅灶,砌烟囱起家,最后成就了一座颇具规模的“飞龙大厦”。

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瓦匠之中也同樣藏龙卧虎。

糖蜜果的绝迹



肖义源

座落在天天渔港一楼的丹桂小吃城开业至今,丰富方便了人们的饮食文化。每天内地食客及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地专程光临小吃城,争相品尝各种美味小吃,连我这个从小生活在烟台70多年的老者,也曾赶去凑热闹,就想追溯品味一下丹桂儿时的记忆。可是事与愿违,高兴而去,扫兴而归。一句话:不尽人意,失落不少。

回想解放初期在丹桂戏院周边的几条商业街,店铺林立,人潮涌动,商业和饮食交相呼应,成为当时烟台繁荣的市中心,一条亮丽的商业风景线。每天有去新世界商场和各店铺买日用百货的,有去商场顶层纳凉看拉洋片耍杂耍的,有去华安电影院(现在的博物馆)看电影的,对面的丹桂戏院更是戏迷们常去的场所,它是全国京剧名角(四大名旦,四大须生等)来烟台演出的专属舞台,白天晚上那可真叫一个热闹。尤其周边开设的饭店小吃店和沿街叫卖的流动小贩,他们为招揽生意都亮出各自的嗓门吆喝着:“脑饭啦——热乎的!”“哎——各种各味的切糕!”“小米——绿豆粥啊!”“麻汤(油条)麻花,油炸糕,糖蜜果哎!”

亲切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,汇成一首和谐争鸣的交响曲。内中提到的食品“糖蜜果”,在那时是大人小孩常吃的早点和零食。虽然它和麻汤(油条)麻花,油炸糕,都属过油的食物系列,但“糖蜜果”的制做工艺和工序较前三种较为复杂,做工也更为精良一些。它虽然不像“芙蓉糕”、“沙琪玛”、“千层酥”等名品糕点那样受宠,但它却是一种颇受大众喜爱的平民食品。然而,就是这一种司空见惯的普通民享小食品,多少年来产品及工艺都已失传不见踪影,连当今的糕点名师对名字都闻所未闻,更无从考究它的制作加工了。

其实,一个城市的名吃,它不仅是给人们带来视觉味觉的享受,更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饮食文化,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古老文化底蕴。对饮食方面的传统名吃,现代的后人名师不仅应该做到继承弘扬创新,更有责任积极研究发掘失传的老传统名点名吃,不能随着岁月的流失再人为地让它绝迹。相信传统名吃“糖蜜果”食品在烟台街人们心中定会勾起那段儿时的回忆:一种值得品味的回味无穷的饮食文化。

老烟台街的卖水人

刘烟生

老烟台街居民主要饮用井水,家家户户自己挑水吃。每个家庭都置办水管、担杖和揽绳。水管用来盛水,担杖用来挑水,揽绳用来将勾住水管,送到井里,在水面左右一摆揽绳,将水管倾入水中,待水满后开始拔绳,将水管拔出井沿。两筒水满后,挂上担杖钩,挑水回家。不常挑水的人,不会摆动揽绳,管到了水面,如船舶在井水浮动,不能倾倒,装不进水。妇女、半大孩子打水时站在井沿,心里恐惧,身子向后倾,拔水更吃力,特别是深井,更是望而却步。

于是,生活富裕人家和家中无劳力者买水吃。这样,靠挑水入户养家糊口的营生应运而生,从业者多为城市青壮年贫民或农家汉子,自备水桶、担杖,送水到家,干的是力气活,每担水赚几分辛苦钱。

为增加供水量,减少每担水的往返路程,卖水人有的用独轮车、畜力车装载大木桶运水。送水的人将载水车停在用水人家的门口,将水放满水管,双手各提一筒水,高抬腿,轻迈步,抬台阶、跨门槛,筒里的水点滴不洒,极见功夫。冬日里风大雪滑,街巷胡同里坑坑洼洼,运输受到影响,水价比往日要高一些,雪后向主人讨酒钱。烟台人家过春节,正月初二送财神,微晓时分,在财神面前,摆供上香,作揖磕头,再放一阵鞭炮,就算送走财神,这时,送水的人肩挑一担水,手携一捆玉米秸扎成的柴火,推开主顾的大门,嚷一声:“进财来了!”随即把水倒进水缸,柴火放在院中,掉头就走,过了初五,主家得给几个喜钱。另外,主家有儿女婚嫁、老人庆寿等好日子,送水讨几文喜钱、祝寿钱等,也成为买卖之间往来的有趣习俗。

日久天长,老主顾相对固定下来,水牌儿应运而生。带有标记的各种水牌儿批量售给顾主,买水的每次送水后,从院门后摘出一枚,方便省事。或者双方达成协议,送水者送水后在门口过道墙上做记号,逢年过节时一起结账。另外,住户家若有倒泔水、垃圾等杂货,卖水人也无偿帮忙,他们与主家保持良好关系。

卖水的营生是老烟台街特有的一个行当。



姜仁义故居院内图。

敢跟牟二黑子叫板的招远人

赵世惠

笔者受张丕基老师之邀,帮他搞中国传统村落申报,重点负责下到村里采访及采访后的文字稿件撰写整理工作。时间短,任务重,着实受了些苦头。但因采访中常常发掘到史料里所没有的惊喜,又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。比如招远张星镇界沟姜家村的姜仁义,就是被我们打捞出历史的传奇人物。

姜仁义,生卒年不详。清时招远东北乡巨富,发迹于中俄边境海参崴,发家史不详。据说姜仁义精通俄语,担任通使,在海参崴的中俄边境很吃得开,因与官场和俄国人都有关系,栖霞牟二黑子家族在海参崴亦与之有生意往来。姜仁义做的建筑生意很大,村里老人回忆说,在海参崴中国地界建了当地最大的大剧院,在俄国地界建了喇嘛庙,都是当时第一流大建筑。

姜仁义暴富后,银子用大车一车车往家拉,在老家界沟姜家村盖了五套建筑精美的房屋。各种砖雕(影壁、天地神位)、木雕(门簪、门顶装饰)、石雕(门枕石、出水口、拴马石等)、彩绘,令人叹为观止。屋梁屋笆编制精细,木制阁楼,一人接不过来的房梁,构造精美结实,处处蕴含着胶东民间工匠丰富的建筑艺术。这些民居大多为墙体砖石建造精细、门窗簪与挂落等木雕精美、花格门窗美观大方、屋脊装饰丰富,保持了传统民

居的历史风貌。其中姜恒久(其侄,县丞)故居屋脊饰有兽狗,大门的门簪、挂落、博风均雕饰精美,门枕石上雕刻有精美的狮子舞绣球图案,在清末民初建筑中极其少见,当属精品。

其侄姜恒久的功名县丞,就是姜仁义花了三千大洋帮侄子捐的。两个儿子的婚姻,均与招远有名望的官僚大地主联姻。长子姜恒福娶了招远五里庄梁姓大地主的女儿,次子姜恒东与招远著名官僚大地主孙梦桃孙女(孙云官之女)结亲(采访时村人原说是孙梦桃之女,后经查证由孙梦桃编写的孙氏家谱,确认为孙梦桃孙女)。村里老人讲,孙梦桃孙女出嫁时,送亲队伍排成长龙,嫁妆一箱箱一柜柜一车车,随身带着两个丫鬟,专门伺候她。只是这闺女抽大烟,嫁过来以后啥也不干,反倒教会了女婿抽大烟,两口子天天吞云吐雾,不务正业。

界沟姜家村清时入村的主干道,就是姜仁义出钱修的,在村北位置,我特意去现场看过。姜家当年号称招远东北乡首富,姜仁义父亲去世,出大殓。在家里搭灵棚,棺椁停放七七四十九天,外面开流水席,南来北往的路人,只要凑够8个人就可以坐下开桌吃饭,来吃饭的人桌子一直排到东河岸边,许多人回忆起那情形还惊叹不已,说一直49天入土后才停席,可见财大气粗。

姜仁义的建筑生意越做越大,后来不知为何,在哈尔滨建的四十八座楼,因地皮问题与

栖霞牟二黑子家起了纠纷。最后各不相让,从最初互相合作到撕破脸皮决裂走上法庭。据传牟二黑子家摆下狠话:“一定要让你家破人亡!”(此言采访时村中老人所说,无法考证真假)。从此后,姜家就没好日子过了,一场官司打得是声势浩大,从哈尔滨一直打到烟台,旷日持久。在这场官司里,能干的姜仁义全力参与自不必说,他的长子姜恒福也挺身而出,帮助父亲为官司奔波。村人云,这姜恒福才华很是了得,双手写字,龙飞凤舞,口才书法俱佳。无奈牟二黑子家族更强悍有根基,姜仁义倾家荡产也没有打赢官司。

官司输了,烟台道台坐着轿子,亲自从界沟姜家村,封了姜家的门。姜仁义和长子均因官司而亡,姜恒福去世时风华正茂,才二十六七岁。次子倒没事,只是无用,天天跟老婆抽大烟。出事后,姜恒东跑去北京找他连襟贾福森,再无消息,其妻无子嗣,死后葬于姜家祖坟。就这样,姜家只剩下大儿媳带着几个幼女,家道中落,衰败下去。房屋财产典当的典当,被抄家抵债的抵债,至土改时已成为地地道道的贫农。这也就难怪我挖掘整理招远明清大地主时,根本不见这号人物的记载了。

今天把采访记录整理成文,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姜仁义,他是敢跟牟二黑子叫板打官司死磕到底的招远人。前几年有姜家后人去海参崴,当地人还记得当年姜仁义的风光,对他的轶事津津乐道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